



边关风·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特别策划

玫瑰芬芳，绚烂绽放

世人皆称，为女子者当娴静时如娇花照水，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殊不知，女本娇柔，披戎则刚。有这样一群女军人，上高原，她百步穿杨；穿山岳，她不惧艰险；守岛礁，她锤炼血性；入深蓝，她劈波斩浪。在深山中的导弹阵地，在高寒缺氧的雷达方舱，一个个“她”用柔肩扛起强军使命。都说“够6”的女生都是带刺的玫瑰，殊不知，玫瑰带刺更芬芳；都说女军人是军营靓丽的风景线，殊不知，她们美，是因为融入了戎边无悔的不懈追求，是因为将青春之歌融入了强军战歌。

又是一年大地回春，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即将来临。让我们向驻守边关的铿锵玫瑰送去诚挚的祝福，祝“军营玫瑰”青春如歌，绚烂绽放。——编者

微笑，像高原阳光般耀眼

■本报记者 马三成 通讯员 陈大帅 申延帅

汽车穿行雪域高原，公路两旁，云杉红柳、长松巨柏，遒劲有力。有了生机，高原风景显得尤其壮美。

走马高原，令人敬佩生命顽强。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记者曾以为，高寒缺氧的雪域高原鲜有生命存活，只有荒凉和冻土。直到看到一群本应柔弱，却驰骋高原演兵场女兵们的飒爽英姿，记者才深信不疑，在生命禁区，她们是另一种坚忍顽强的“生命之树”。

多年前，记者就听人说起过西藏军区某炮兵旅女子战炮班的故事，还知道有个被誉为“沙场之花”的女兵班长叫袁远。今年全国两会，袁远代表女炮兵赴京参会，她也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基层代表。

春节刚过，袁远就走上训练场。训练间隙，她不时和身边战友交流，对自己准备的建议进行补充完善。

那天，在训练场外，一身迷彩服的袁远出现在记者面前。她个子高高的，古铜色的皮肤，面容沉静而精神，身体清瘦而挺拔，与网络上那个“胖乎乎的小姑娘”判若两人。

如同当年“高原鲜有生命存活”的错误认识，记者与袁远简单交流，也对这位长相清丽的女子战炮班班长的身手将信将疑。礼节性握手后，袁远有些拘谨，

渐渐不好意思起来——她的双手布满老茧，指节上的茧子也清晰可辨，这是淬火沙场、艰苦训练给予她的“馈赠”。

训练场上，袁远带领女兵姑娘奔跑于战炮间，身姿矫健地凌空跨越，装填炮弹一气呵成，30多公斤的固弹夹举重若轻……记者不禁感叹，眼前这个1996年出生的女兵，浑身上下都透着激情和硬气。

传奇女兵的故事，注定有一个不凡的起点。袁远是重庆人，2014年，通过全国“空姐”面试的她，顺利考取四川某大学。入学不到一个月，袁远就瞒着家人应征入伍，而且入伍的地点，是西藏。

得知女儿要去高原服役，袁远的母亲很是担忧。袁远的父亲给女儿打来电话，沉默良久，他没有多说什么，因为女儿的选择他懂得——“袁远的爷爷是原18军的老兵，她这是要追随爷爷的脚步前行；女儿选的路，再远我们也陪她走下去。”

在高原扎根，何其难。袁远来到驻守在海拔4677米高原的某炮兵旅，咬牙克服强烈的高原反应，凭着一股冲劲儿，她在新兵中脱颖而出，队列、体能、战术等课目成绩都名列前茅。

新兵训结束后，袁远先是到了通信连，后来又主动加入了女子战炮班。这不仅意味着“称呼”“专业”的改变，更是对技

能、体能的全面考验。炮弹装填虽有机被抓弹，几十斤重的固弹夹却需要手工操作……为了精准操作，袁远从不戴手套，一遍一遍地练精度和速度，手上的老茧越磨越厚。

高原的苦寒、训练的艰辛，这个泼辣的重庆姑娘体验了无数遍。记不清多少个夜晚，她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。眼泪绝非软弱，而是要向昨天告别。哭过之后，第二天她继续上沙场操炮。

那年，在海拔5200米的高寒地域，作为炮长的袁远指挥新装备首次独立作战，准确命中目标。女子战炮班因此荣立集体二等功，袁远也荣立个人三等功。

在很多人看来，女军人大都担任通信、卫勤之类的岗位，选择操炮弄炮、沙场打拼的不算多。弱不禁风的女儿家，能取得如此不俗的训练成绩，女子战炮班的6名女兵姑娘，绝对配得上“巾帼不让须眉”这句美誉了。听闻这些，袁远却说：“重要的技术检测等工作，都是男兵保障完成的。我们能够‘百发百中’，还要感谢男兵战友。”

从那以后，袁远常常跟在男兵身后问问题、寻方法。训练、维修、检测难题，在她的追根刨底之下——迎刃而解。

后来，袁远带领女兵班参加全营军事比武，屡屡战胜男兵班，她本人还创下全

“军营玫瑰”说



△西藏军区首个女子战炮班女炮兵合影。平均年龄22岁的她们，被誉为“沙场之花”，班长袁远(左一)笑靥如花。

亲爱的xxx：

嘿，你好吗？当你看到这段文字时，我还在一段记忆的时光中旅行。遇到我之前，你过得好吗？

我的职业有些特殊，一身“松枝绿”是我的标配，没有“黑长直”，也很少化妆……你看到的我，都是妥妥的素颜。当然，我也有一颗爱美的心，喜欢照镜子、喜欢拍照“比心”。相对于外在美，相信你一定会欣赏我的气质和内涵。

女军人的AB面



A面：拼搏 西藏林芝，体能考核挥汗如雨。



B面：倔强 东南海滨，新训“小花”互相较量。



A面：精武 南陲边关，要是不服气，随时来“PK”。



B面：温柔 雪域高原，闲暇时光照顾流浪“小宠”。

一位女军人写给未来的「他」

■ 一苇

你喜欢养狗吗，“小只”的那种；你喜欢吃榴莲吗，超新鲜的那种；你会打篮球吗，投三分的样子一定很酷；你喜欢民谣还是电吉他，喜欢听周杰伦还是陈奕迅；你喜不喜欢秋天的落叶，喜不喜欢“焦糖玛奇朵”的味道……你，能否接受一个特别的他。

因为我是女军人，我少了一点娇气。有时候，我背着几十斤的装备上7层楼；有时候，我脚底打着血泡从天亮走到天黑。我性格独立，再难的事也会咬着牙坚持；我还有点倔，上高原、下海岛，再艰苦恶劣的环境，从不轻易掉眼泪，因为我坚信，这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乐观豁达的性格更有魅力了。我唱流行歌常忘词，但唱军歌很自信；我手指纤长，手心却磨出了茧……是的，我并非完美无缺，但一次次挑战自我，让生命充满阳光，军旅青春如歌。

因为我是女军人，我的时间大多属于“绿色营盘”。集合哨音吹响，我必须奔向战位；重大任务来临，我可能随时“失联”。原籍我不能和你分享太多，军人的职责让我时刻紧绷保密之弦；原籍我不能像别的女孩一样，和你手牵手来一场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，军人的使命让我必须选择坚守……也许，军人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厮守，没有情不知所起的绮梦，但军人的爱，忠贞不渝，冰洁如雪。

因为我是女军人，我爱这身“松枝绿”，心中激荡着强军梦。因为我是女军人，柔弱的我，更懂得何为坚韧、何为勇敢。因为我是女军人，我喜欢静水深流的陪伴，坚定地笃信幸福与美好。我是女军人，在我心中，军营版“致青春”最有范儿。

“如何让你遇见我，在我最美丽的时刻。”当我轻轻翻开席慕容诗集，这一句深印在脑海。有一天，当我遇到你，我会说：感恩茫茫人海中的相遇，特别的赠给特别的你。

本版图片由黄志伟、王添翼、赵定林、张珊珊、张银铃、皇甫秉博摄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娶个女军人，成为“男家属”

■ 栗栋 关磊 贾科林

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，不少军属来到军营探亲，成为军营里一道别样的风景。在这中间，有一道“风景中的风景”不得不提——那就是军营“男家属”。

说是风景，只因军属给军营带来亲情的温暖和家的气息。说“男家属”是“风景中的风景”，实在是因为军营中的女军人不多，来队探亲的“男家属”更是“物以稀为贵”。

“我给你寄了个快递，赶紧下楼去取。”那天，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卫生连指导员陈燕，接到了丈夫张鹏打来的电话。陈燕快步走到单位门口，随即愣住了——张鹏手捧鲜花，出现在她眼前。

如今，社会对军嫂关注度提高，关注“男家属”的人却不多。对于这些，“男家属”张鹏一点也不介意，他憨笑说：“只要家里‘半边天’工作好、身体好、心情好，自己千里迢迢来探亲，受点累真没啥，谁让咱独爱这军营里的‘一朵花’呢！”

张鹏在西藏军区某旅服役，也是一名边防军人。从西藏到云南，他俩的爱跨越2500公里的距离，“爱的电波”却从未被大半个中国的山川河流阻隔。了解他俩故事的战友们感叹：“最纯粹的爱情，莫过于此。”

时间追溯到2012年，作为“优秀大学生士兵”保送提干的张鹏和陈燕，走进同一所军校的大门。开学后不久，学校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，为此，学员们热火朝天加紧备战，张鹏和陈燕也不例外。每到空闲时间，他俩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训练场上。

原本并不熟悉的两个人，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奋斗、互相鼓励。最终，张鹏、陈燕分别在“男子组武装五公里”和“女子组徒手三公里”课目中拔得头筹。领奖台上，看着彼此的灿烂笑容、手捧的闪亮奖章，一种莫名情愫在两人心中蔓延开来……

2013年6月，临近毕业，张鹏、陈燕

都将回到原单位。离别一刻，他们向对方吐露了深藏在心里的感情。真挚的爱，不会因时间和距离而受影响。2015年，他们走进婚姻殿堂，一段“双军恋”由此传为佳话。

家庭的重担，注定落到“男家属”张鹏身上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谁让我爱上一名军人呢。”

一年多前，陈燕所在部队面临调整改革，她必须选择是随部队移防至边防一线，还是脱下军装。“你是边防军人，我又奔赴边防一线，把‘小家’安在哪儿？”在给张鹏的电话中，陈燕越说越难过……

电话那头，张鹏思考片刻说：“咱俩相识在军营，不管我们身在何处，军营都是温暖的家。有了丈夫的理解，陈燕主动递交留队申请，前往边防部队任职。

虽然未来还是聚少离多，但张鹏默默选择支持张燕的工作。“燕子不容易，作为丈夫，我必须给她关怀和鼓励。”

美出一身“兵味”才最美

■ 陈润楚 遇际坤 梁晨

在碧海蓝天的南沙岛礁，有“花”盛开。那，就是扎根岛礁的女军人。

“去南沙。”去年年初，谭飞和徐文文一同选调到南沙永暑礁，成为南沙第一批通信女兵。说起两人上岛的初衷，这对同年入伍的好姐妹几乎同时脱口而出：为了圆梦。

一次偶然机会，还在上高中的谭飞和徐文文，同时从电视上收看了一部介绍南沙岛礁的纪录片。入伍后，谭飞和徐文文又同时在南部战区海军三亚某基地服役，两人一同接受新兵训练，有着同样活泼开朗的个性。

姐妹俩相似的地方有很多——同样是家中长女，父母对她们都寄予厚望：“当好‘巾帼兵花’，守好祖国南海。”入伍8年间，每当聊起战友上南沙守礁的故事，这对好姐妹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南沙的波光云影，让两颗年轻的心紧紧连在一起；她俩也成为亲密无间的闺蜜，一同编织放飞属于自己的“南沙梦”。



然而，就算是亲姐妹也会有不同：谭飞爱健身，公认的爱美；徐文文爱看书，十足“乖乖女”。不管何种爱好和性格，踏上岛礁，姐妹俩必须先迈过“训练坎儿”。

永暑礁，烈日炙烤，潮湿炎热。海风吹得人头脑发昏，空气中弥漫着海咸味，让人食不知味。每天下午，作为女兵班班长、副班长的谭飞、徐文文，都会组织姑娘们挑战烈日下的五公里；每晚熄灯前，还要加练体能课目。

上岛后不久，徐文文体重跌到不足百斤，嫩白的皮肤晒得黝黑。上岛前，谭飞特意带来几条漂亮裙子，想在业余时间拍几张靓照发给父母。可开始训练后，她的胳膊和脚踝都留下了伤痕，再美的裙子也遮挡不住……姐妹俩每次凑在一起，聊着聊着鼻子就发酸，就餐时吃着吃着就回家。

“吃得了这份苦，才不愧是南沙兵。”一次参加党日活动，南沙守备队领导语重心长地对女兵姑娘说，“能用柔弱臂膀挑起守卫神圣领土的重担，女兵一点不比男兵差。”

这番鼓励，谭飞和徐文文听进去了。岛上的许多训练课目对肢体力量要

求高，为了强化训练，谭飞加练起了举哑铃，徐文文的俯卧撑也越练越标准。

一次，男兵班长丁正伟笑着对她俩说：“练出‘马甲线’，小心把男朋友比下去。”谭飞的回答“雷翻”众人：“女兵自有女兵的美，美出一身‘兵味’才最美。”训练时一同挑战，业务上互相勉励。谭飞、徐文文分别是岛上报务、话务专业的负责人。谭飞是班里的业务小能手，她想方设法收集整理各类业务资料，还修订了值班、请示汇报等制度；徐文文话务业务娴熟，每当谭飞遇上难题，她时常给予帮助和鼓励。

那天，上级抽考三公里跑，天空突然下起雨来。监考干部犯了难：要不先考男兵，女兵择日再考。谭飞、徐文文和女兵战友们交换了一个眼神儿，姑娘们异口同声说：“男兵能跑，我们也能跑。”

考核中，女兵们拼尽全力，你追我赶。当最后一个身影冲过终点的一刹那，战友们欢呼起来：“全部达标，好样的！”

男兵们说，曾经柔美的谭飞和徐文文，如今多了一份英姿飒爽，“一身‘兵味’的你们，永远是我们的女神！”